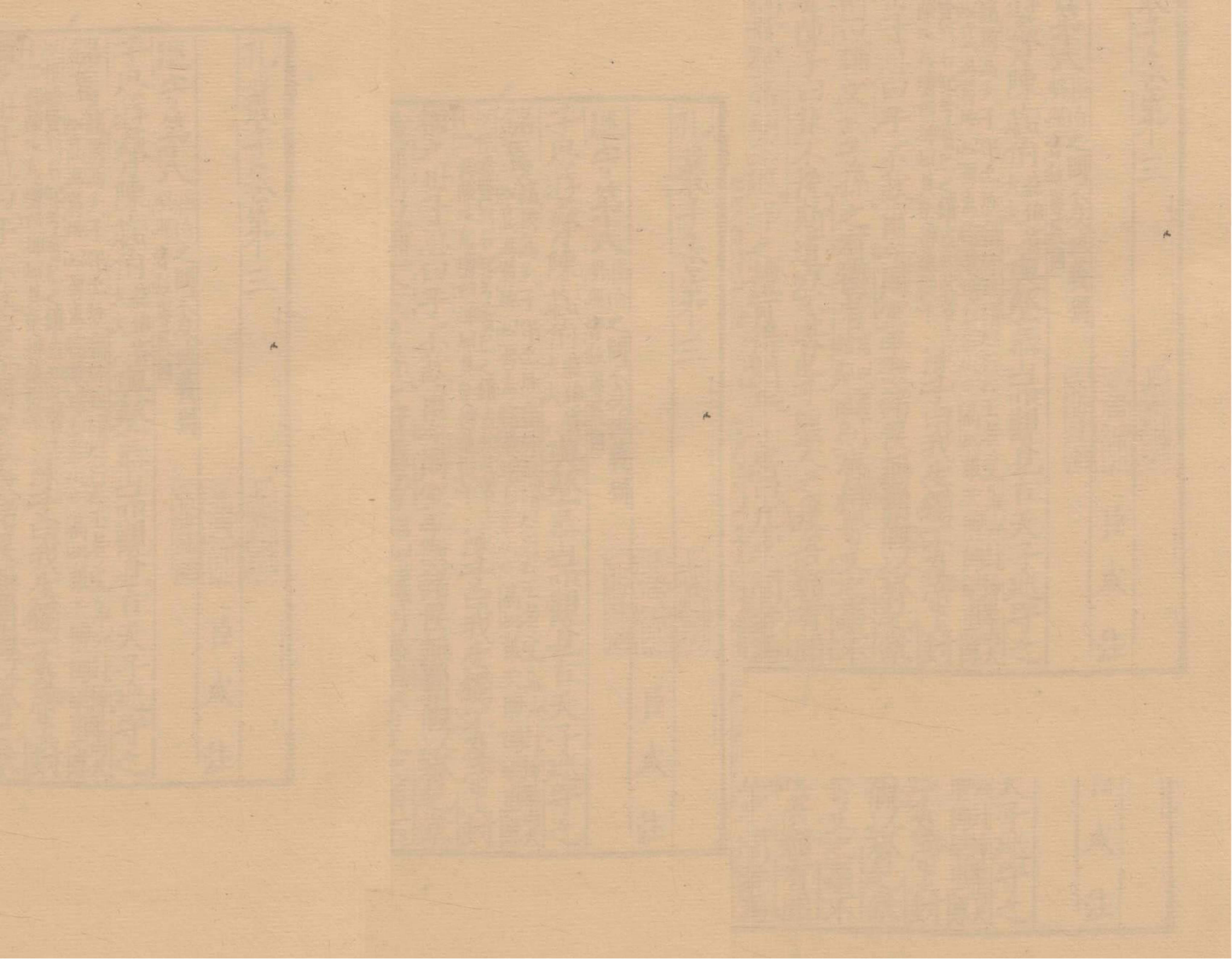


孔叢子

二







孔叢子卷第三

巡守第八莊伯之問不及他義獨明巡守故專其目

子思遊齊陳莊伯莊伯齊大夫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守之

銘焉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謂巡行之王者受命必封禪泰山天以報地皆刻石紀號著已之績古如此者七十二君除地為壇曰埴以其祭神故從示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

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朝假以齊之衆

義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言以義結鄰國則齊相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

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守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為

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為陳子曰吾雖不敏亦

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

將巡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群廟及社稷沂內名山大川境內

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親告用牲亦作幣申史告惟用幣而已

命冢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齊車每全黃馬

為釋舍讀及所經五岳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于上帝燔柴祀上帝以告至望秩于山川九岱嶽嶽境內山川皆如秩序望祭之所過諸侯各待于

境所過之國其國君皆於境上迎待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見之問老人以求

然後勤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

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賞以春夏故為賜之義刑之秋冬故為陰之義命史採民詩

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賈讀為價言以物實賤之

直察其民好惡知其奢儉之志蓋儉則用物貴奢則後物貴也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

之等協時月日辰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辰之次序度

典禮以均入其疆遺老失賢培克猶培克克猶山川社稷

正協同之



臣咸注



有不親舉士荒民遊為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為無法  
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親之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

慶遂南巡五月至于南岳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岳又北巡十有  
一月至于北岳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于外次舍于外次未敢入其宮三日

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  
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乎天子盟

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問諸侯朝天子伯主盟會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  
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

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百七十里王男五  
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守朝會

無變言出此千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  
封則與巡守禮同故曰死變如在國儀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為人也

言不孝則為淺鄙之人死所知曉  
公儀第九魯穆國君公儀高入方論於是而以僭

魯人有公儀儲者數本皆作潛詳其行已砥節勵行樂道好古  
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款以為相魯穆

假子思召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  
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

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  
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

將終身不躡乎君子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  
以傷守節之士也言君徒以高官厚祿魚待公儀子臣不任為君執釣以傷公儀子

閭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款以其邑叛而適魯溫齊大夫也是孺子元年田乞  
與鮑牧以兵逐高昭子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



割邑如其邑以償子欲割邑如温之子思曰仍雖能之義所不

為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為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豈

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仍縱不能討而又

要利以召其非忍行也言要邑之利以召温之女奴不忍行之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櫛氏子龐櫛氏不孝其行何如對曰

臣聞明君之為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封之內孰

敢不化若夫過行過行猶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

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也子

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

辭然猶不失其意焉言聞之於人雖非夫子當且君之所疑者

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

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言已信乎子思

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言是臣之為

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脩善而人莫知莫知

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

若夫鷄鳴為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言已臣

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夫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僅修善而不

胡毋豹豹魯人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

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

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至或獻酒東脩子思

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



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於交遊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及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焉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以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息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勿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能知其足則不取於人何富如之能窮於道則不辱於人何貴如之

抗志第十夫帝王之盛而未嘗能屈於道故志意脩則可驕於王侯是肩皆子思抗志之言大君子宜範焉

曾申申曾參之子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

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与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言雖欲屈已以申其道然當時王侯无能者故不善抗志以貧賤也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

魚之難得者也子思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勿視也更以豚之半射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魚難得

貪以死餌士蚩懷道貪以死故邦无道富且貴仲尼之所耻也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蚩未

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

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

之服不掃其宗廟尚存其祭祀則爲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既无列於

魯无列於魯謂魯无著位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公而服所寄之君

則舊君无服明不二君之義也言寄公於衛而爲魯君服是有二君矣



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言計雖非而和者皆是之子思曰以吾

觀所為君不君臣不臣者也言君能從諫則可以謂之君臣能強諫則可謂之臣公丘懿

子曰懿子衛大夫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藏善也則衆謀不違事

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乎言事是而自善尚却去衆謀况更和其非日長而无已乎

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罔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

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罔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

不已國無類矣言國當亡无唯類矣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

言國之事當日非壞君曰何故答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為是而卿大

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

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

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夫復諫之主使君之臣則善安從生詩

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鷓雉抑亦似衛之君臣乎小雅正月刺幽王之詩言

君闇臣愚如鳥之鷓雉雄相類无以別而知之衛君問子思曰蓋衛君公也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

无非元君下皆諂无敢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言容媚

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

在朝之士孰片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晉衆射

君之心射度君之所為而諛之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死非也公

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擇

者臨其事必疵言口雖順而心不悅者於事必有所疵病而不從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文子衛之司徒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

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假其總以改葬諫非父母無

服無服則吊而加麻非父母无服則其叔父加麻矣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



則其服何服言踰三年而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言父母之喪未葬則衰不變何除之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

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言大功未葬則以所除之服葬公叔木木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或為朱春秋作成謂申曰吾於子思親而

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由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

而不知賢人同已則愛之不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言人之口言我則

則必適而慢我非其心也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知我可敬而敬我也

孟子稱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貴也趙岐曰龍子古之賢人臣咸疑龍子即穆也詳其為履不為貴之言止一辨士而已與子思所謂好飾評說義頗協故不當為占之賢人蓋見孟子率之謂為賢人孟軻亦率易牙為知味又得友賢人即所率但果其近事尔徒好飾弄評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

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子良衛賢人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已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當衛勤公時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賜謂以教海之言為賜

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臣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願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違賢不衛君曰賢則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言未審君以何為賢

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言君必不能用為政之賢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

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即以

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即以



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盧胡大笑曰

笑之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

世臣之子謂卿大夫之子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

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然魯衛之君未必皆如其祖考之聖

賢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与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

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是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

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為賢才而問其世農夫

因笑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無所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率術何如以聖人之道

李權詐子思曰君無然也躰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无功

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

害何足以怨之生尚不足喜何利能動死尚不足禁故明於死生

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眩於志矣至天下

脛毛至微尚不以易之而動量其志一本作脛一毛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

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蓋齊簡公也今天下擾攘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

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

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汨亂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

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者必有以名者為者

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言无驕之心則天下与名齊全

衛將軍李之內子死文子名弥牟可寇惠子叔復者曰皐媚女後

招魂曰復禮人之死升屋而号告曰皐某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

復皐美之稱此其內子故曰媚女復婦人以夫氏猶在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姜穆姜蔡如之云



費子陽魯大夫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

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

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

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紂季入

齊微子啓商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以紂淫亂不能終齊良知時也

不可投遂歸周武王封于宋魯在公三年紀季以嚮入于齊為附庸之君附屬齊國嚮紀季季紀侯之弟初齊侯鄭伯詐朝于嚮

欲以嚮之紀人大懼凍難於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齊遂停之迂其三邑國有旦夕之危而不能自入焉附庸故分季以嚮使請事

于齊紂侯夫去之後季為附庸先祀不應社稷有奉季之力也故書字不書各書入不書叛也夫附庸之君雖先爵命唯能不憂世之乱而

而分地建國為南面之主得立宗廟守祭祀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世乱則非已所能支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怒故戮之

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

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尺虐海內

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迂戮不辜

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

請改之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

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魚不敏切慕下風願師先

生之行幸顧郵之欲師其所謂清高之行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

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

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

明否臧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言清高之節乃匹夫之為非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

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士蓋為賓主之節焉子思曰彼寄

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木量腹以食良衛之粟矣且又朝夕受酒

脯及祭脯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取當置馬



之貺言已已安居於衛无行志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賜不及車

馬故重有爵賜人不論父兄也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陷禮之僭焉若何若

重違盛意而受之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荅曰不可為人子者

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魯穆公欲以子思為相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

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荅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

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切為言之過也

又億度天下之日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

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各少言无所聞願先談說之也說以善之

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使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

使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

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

未之知乎厚於財色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問

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于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

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主曰寡人之言實過

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楚人也耕于蒙山楚王喜聘之不起孝

子傳稱老萊子至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著五彩

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

肖且又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周公下

尼推互鄉豈傲夫不肖蓋老萊子無意生雲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

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使



行言聽則此治主立力死所死亡  
矣石鳥飛直何死之有  
卒尺相摩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子故不能事君  
曾受齊樂夫子遂行  
蓋亦不能為舌尔

小爾雅第十一 經傳字義有所未暢釋  
而謂之於尔雅為小焉

廣詁第一

淵懿邃曠深也去言曰文下淵懿封巨莫奔艾祁大也封豕

積灌聚撲叢也詩集干灌才言叢木也積撲擊也積撲擊也積撲擊也積撲擊也

具也攻焉詁相旬宰營匠治也詁旬未詳蠲被裡屑縹也吉蠲

通尼附切肩鄰傅戚近也書謂鄰哉未可以廣邵媚首伐美也法

彌強益也赫數爽曉昕著讚曙明也數讚皆附龍就因也封

際限疆略界也承第班列次也戶校格色止也後取其改亦

皆止幽暄闇昧冥也最凡目質要也疆窮充竟也而乃爾若

汝也控轡挽引也承贊涼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集載成也

肆赴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撥督撫拾也肄子盡餘也拓斥啓闢

開也杜實充物塞也實物滿也導率厲勸也勤勉事力也經省

省過也闕缺間隙也迭遞交更也燿刻沒滅也玄黔驪黝黑

也縞皓素白也彤粹頰緼赤也淫溢沉滅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第二

晏明陽也盱晏晚也等麗數也麗取其數各艾艾老也僉

法祭取著自龜 爰煗變切貝交更易也爰亦為生造奏詣進也索寒

義亦法也 採衷鉤掠採略也開徹接通達也固歷弥宿舊尚久也弥愈滋

云之才之部詩 賢哀繁優饒夥多也幾蔡模臬法也幾者動之

首酒皆言美也 封巨莫奔艾祁大也封豕

積撲擊也積撲擊也積撲擊也積撲擊也

具也攻焉詁相旬宰營匠治也詁旬未詳蠲被裡屑縹也吉蠲

通尼附切肩鄰傅戚近也書謂鄰哉未可以廣邵媚首伐美也法

彌強益也赫數爽曉昕著讚曙明也數讚皆附龍就因也封

際限疆略界也承第班列次也戶校格色止也後取其改亦

皆止幽暄闇昧冥也最凡目質要也疆窮充竟也而乃爾若

汝也控轡挽引也承贊涼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集載成也



皆同也交校報也犯而不校舒布展也揚者舉也索略求也獲

十得也奚害何也詩言辭言否里度居也周浹匝也充該備也

列厥陳也轍未轄朝輿也廢措置也駕乘凌也收戡斂也登錄

也掌司主也偏贅屬也麗著思也載略行也香襲合也抵享

當也庚徹道也脩杼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也勅質正也藁篋

末也延衍散也末沒終也化辨別也菲京薄也復旋還也袒翼

送也走印我也姓命孛子也性禮所謂子訕顛和也按寤覓也

撼猜恨也艾尽止也擱忿也左氏傳去今奸犯也汨猥乱也縮

續抽也暨捷及也苞跋本也禮燭跋易苞肆臬極也睇題視也

犯肆突也束縻縛也肆從逐也放投奔也葶蕈草也暴曠曠也

焮也左氏傳司馬司寇列晞焮乾也焞一焞迪跡蹈也衍演廣也

袤從長也荷揭擔也仍再也徇歸也工官也稽考也顛殞也躋

陞也戕殘也勦截也辟除也恩惠也謫責也間非也人无间言

也順退也抗禦也斬取也魚戲也褊狹也甚忌也左氏傳曰

是甚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斷也書云惟先蔽

交俱也俘罰也夷傷也枳害也一作締閉也靡細也辨使也牧

臨也嘗試也賴贏也若乃也嗟發聲也奏為也振殺也庸償

也賈價也贍足也曹耦也麗兩也亦作驟數也逞決也越遠也

姑且也哥可也釋解也庸善也存重也登升也勵勉也赫顯

也躋是也不莊也佞才也既息也大雅曰不解于話善也愿謹

也丰豐也都盛也史稱甚都腴厚也韋緩也竟逐也紀基也甚

心教也亦作整頓也勸強也詩小雅云不勸一老勸豈也薄

迫也燿焮也左氏傳曰資取也質信也餽饋也憑依也藉借

也際接也藁外也闕限也廬寄也萃集也筮倅也尤怪也曹



慙也素空也素故也視此也惶往也矜惜也徂次也觀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殿填也填一作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第三

諸之乎也諸之乎也旃之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也吁嗟嗚呼也有所歎羨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寧寧也無踴踴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之譽之也詰朝明且也邈不黃耆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碩大音美也不瑕鄂不韡韡言韡韡也鄂得華之諱然感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魴甫甫語其大也鹿鹿鹿吳鹿吳諱衆也鹿鹿曰鹿鹿言衆多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羗羗雜彩曰繪雜言曰唯

廣義第四

凡无妻无夫通謂之寡寡夫曰梵寡婦曰釐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得謂之幸聖貴以辟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旁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慙心慙曰慙射慙曰送一本作

作竣

廣名第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沾沾猶言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生書去未可以戚我先生戚近也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櫬有屍謂之柩饋死者謂之贈衣服謂之襚埋柩謂之殮殮坎謂之池壙謂之窆下棺謂之窆填窆謂之封宰家也龍塋也無主之鬼謂之殤言无其棺長殤下殤之八



廣服第六

治絲曰織織緇也麻紵葛曰布布通名也續綿也紫之細者曰  
續續之精者曰縞縞之麤者曰素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在  
首謂之元服并髦太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題由也題通也通額  
頭顛頰頰額也至謂之印紱謂之綬褱褱謂之童容禮論云云  
童布褐而紵之謂之藍縷漢晉人呼縷衣力謂方云云楚  
縷謂九人貧衣破醜敝為藍縷謂敝衣也  
藍縷謂破袴謂之褰蔽膝謂之裊帶之垂者謂之厲厲大  
巾謂之冪覆帳謂之幄幄幕也冪具牀第也大扇謂之羽莢杖謂  
之挺史有挺鈇謂之及第鈇鑊乃宮筭基局謂之奕在足謂之履履  
尊者曰達履謂之金馬而金鈎也禮黑履青鈎赤鳥里鈎  
廣器第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

九侯天子能侯諸侯廢侯知大夫布侯言布侯者謂不采其地直於布止正面畫虎豹頭而已

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

九畫采謂之正搏皮謂之鵠方制獸皮能於侯

中如鳥之博才也畫五色於侯中為正正中者謂之棗棗方六寸

棘戟也鍼鉞斧也干蔽盾也戈句子戟也鄭康成周禮注

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鞞以鞞之飾也鞞佩刀前上飾鞞矢服謂

之破小舩謂之舩舩之小者曰舩舩頭謂之舩尾謂之艦艦謂

之橈車橈上者謂之輶輶謂之輶輶謂之枕較謂之幹幹與較

兩輪上出衡扼也振上者謂之鳥啄纍纍綆綆也縶索也大者謂

之索小者謂之繩詘而卒之為縶縶而紵之為素紵一也紵索

結墉城地也墉墉謂之陴左氏傳陴高平謂之太原汪池也左

傳於仲殺蘇糾尸諸周氏之王水之北謂之汭澤之廣者謂之衍

廣物第八

蕞謂之稭和謂之芻芻生曰穀謂之粒菜謂之蔬禾穗謂之穎







孔叢子卷第四

臣咸 注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龍辨因是而破名書  
于題所以顯于高之正論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 平原君趙勝趙惠文王弟最賢喜賓客  
相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

東武城公孫龍喜與堅白之辨平原君嘗  
厚待之及即術過趙言至道乃出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

馬 龍之季祖曰馬而已何獨以  
白為非曰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 子高孔穿字孔箕之  
弟著瀾此人小辨而毀大道

正諸子高曰大道之博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 言既博大道  
則天下當

往而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去龍會平原君

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

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

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龍龍曰先生之言博也龍之

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

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

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失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王之

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 尹文齊  
大夫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

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

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甚吾所謂士者也

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

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

士也見侮而不敢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

不鬪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 即謂請去尹文所  
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

故見侮不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



也且王以不政闕為辱必以政闕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

也言闕則吏當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言闕則法所非也賞罰是非

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言誰以十人黃帝亦不能治齊王無以應

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左之所取也龍強以仲左去楚言而與巴李義同

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雲

楚澤澤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

又何求乎仲左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

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左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左之異楚

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持也先生好儒術而非

仲尼之所取也以仲左異楚人於所謂人而同已欲李而使龍去所

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言雖一百公孫龍不能當子高莫之應退而

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

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

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歆高逝

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

至精之說可得聞乎谷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言不敢以

春秋記六鷗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鷗猶馬也六猶白也觀之

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

當矣言鷗之不可去六猶馬之不可去白也若以絲麻加之女功為緇素青黃色名

雖殊其質故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

攬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

所常也舉色名質聖賢所同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

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

高其智悅其行也夫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語



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稱此云云猶言者以白馬為非是楚王

之言楚人亡了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

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言楚王云楚人得之欲示其廣

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為喻乃相

擊切矣凡言人者惣謂人也亦猶言馬者惣謂馬也楚自國也

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誠察此理

則公孫之辨破矣去楚則義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

因顧謂眾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

則否矣使小辨之辭則有合大道之理則否

公孫龍又與子高汜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

言臧之三耳甚辨析臧善也龍以書有四目四聰之義遂以聽天地

之辨滿白馬非白馬之云當出時皆善之而不能破故子高曰今為臧三耳甚

云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

辨也先生實以為何如荅曰然幾能臧三耳矣言近

臧三耳之辨雖實難然理甚非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其難而實非也

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其從難

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

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李寅曹良皆趙人平原君以問子高

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

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

由不免於患國用之亦惡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

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化負故欲仕之言曹良居家能殖

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脩計明而負者志不存也



志不存言身不脩會計閭而富者非盜无所得之也不賢而富非盜焉至

儒服第十三皇極之道皆出於此故所以首衆說子高曳長裾振袂袖方履麕屨也見平原君曰吾子亦

儒服乎子高曰此而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

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之服統御帥旅

則有介冑之服言將相亦儒者所衣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

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

不失中道仲尼云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

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

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之心

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无乃非親親之

謂乎子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

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

耶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言於事不

能斷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

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

觚觚飲器受三升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賢聖无不能飲也吾子

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

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

勸厲將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

此雅言也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去南遊



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以水擊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保聞

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

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已攝駕而去問之不已遂能而去

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覲乎古者大饗食夫人與焉於

時禮儀也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

獲已矣阿谷稱夫人在希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拜若夫

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

戰國用許申之道寒故有假其醜類厚誣仲至以行其邪心人

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秦圍趙邯鄲魏公子信陵

遂留趙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王忠之使往請公子

公子歸投魏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以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

秦軍於河外走蒙敖馬乘勝逐秦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

軍至函谷關也兵不敢出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御敵先使之迎於適所從來之

方為壇祈克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其

方之數則東方七人南方九人東方十一人西方十三人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

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某人不道

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手再拜受命

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

官各敬言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

射三發擊手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

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苟受教信陵君問子高

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

祖告分之均示弗敢專也人君親征必載廟主於各軍中自別賞

社王陰陽子殺焉王居中故亦曰告中於土示鹽之得中而當



陳冠性多穢嘗每得酒食輒先撥指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能者言以驕而有能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

率嘗之義無指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効亦其下滋甚言其下下假陳冠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

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曲者以隱括自直隱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鷄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綴子之意則與

鷄豈有異乎陳冠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齊

子賢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

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

又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尚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顛焉且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

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相公管仲於盟壇亦收其所喪曹子魚謂曹曰也魯莊公與齊桓公為柯邑之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請反魯之侵地遂與沫敗於三地夫君子之敗

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并乎今燕以詐破又是又不能於詐也臣之稱又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有詐也又兼敗臣固未失其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黜司馬又

對魏王策十四此篇雖有齊王之問然魏王問人主所以為患魏王問人主所以為患魏王合魏安釐王昭王子高對曰建

大臣而不與謀魏王合魏安釐王昭王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魏王合魏安釐王昭王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魏王合魏安釐王昭王子高對曰建

最人主之大患也言為人主大患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



君之二計臣為張叔謀有餘茫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

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

相揉和氏為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

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言謀智雖與其所

魏王問如何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眾人之選舜有

選於眾非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能犯顏諫事公

正無私者許陳事成主裁其實事敗臣執其咎成則君美

然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物其劫大臣行其義然則

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君主並

各有得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

也子四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動之所譽政之所是

也眾之所毀政之所非也眾善而貴及之是至公于賢也眾毀譽

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賞當其功罰中其罪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齊王乃齊平公也子高見齊王

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切以為下吏過

也不許斥王故以王曰寡人爾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

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哀樂喜怒哀樂喜

怒無不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

也今天下悠悠士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

業與眾大國為難言今天下之士欲規霸王之而行酷刑以懼

遠近國內之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

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

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



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言君意忿民犯法故

實如我諫詳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為虛首居於忠正之地而

聞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

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實臣以箕子比

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管穆齊之賢人王曰穆

容貌陋民不敬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

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狀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

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躰陋辭氣又訥訥

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趙文子晉南門子趙武也其中退然

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不山豈諸其口所奉晉國晉軍之士以穆軀形

方諸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屠商夫言商之為屠人者

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

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始乃屠商之姓各子高於市見之不知其姓名但曰屠商齊王勸之故曰

是所謂祖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孔叢子卷第四







